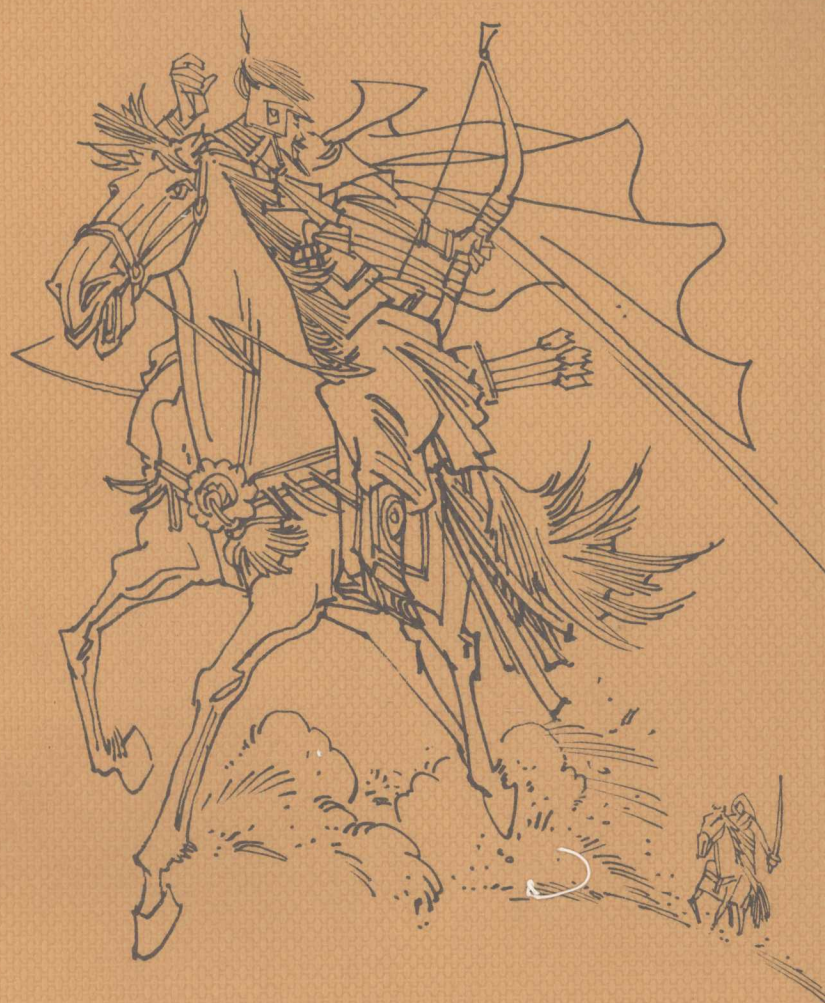




林汉达通俗历史经典

前后汉故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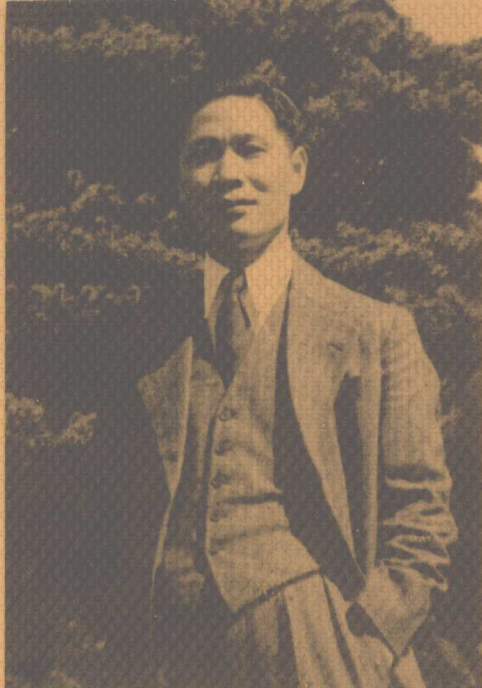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林汉达通俗历史经典

前后汉故事^①



文匯出版社



林汉达先生 (1900 - 1972), 浙江慈溪人, 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1924 年毕业于上海之江大学, 1937 年赴美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学习, 攻读民众教育系并获博士学位。1945 年底, 与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当选为常务理事。1946 年秋转至东北解放区从事革命教育工作, 1947 年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兼辽北学院副院长。建国后, 历任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等。

林汉达先生从上世纪 20 年代起即从事研究和写作, 著作丰富, 涉及面广, 颇有影响。教育方面的著作有《向传统教育挑战》、《西洋教育史讲话》等; 文字改革方面有《中国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国拼音文字的整理》等; 通俗历史读物有《上下五千年》《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等, 共达六十余种, 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他的通俗历史读物, 深受几代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关于“林汉达通俗历史经典”

这是一套难得的历史知识启蒙读物。从先秦到三国归晋，中国历史上芜杂纷乱又极有特色的几段历史，林汉达一路讲来，清晰明了，津津有味。这套书有几个特点：一、取材可信，形式虽然是讲故事，骨架子却老实地依据“正史”所记载的史料搭建而成；二、剪裁得当，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交代得简洁清晰，不蔓不枝；三、数百个故事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篇，翻开任何一节都能顺利地读下去；四、文字特别通俗生动，真正具有故事书的语言特征，好看，顺口，连读带讲地就把中国古代史的脉络勾划得清清楚楚——这些特点，对还没有熟练掌握文言文阅读、又特别希望了解中国历史的青少年读者，以及很多想给孩子讲讲有趣的历史故事的年轻家长们而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

71 灌夫骂座

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兄弟，汉武帝的舅舅。只要看他滴溜溜的两颗眼珠子，就知道他是个机灵鬼。他个儿又矮又小，嘴又长又尖，活像一只田鼠，连那几根松毛胡子也像长在耗子嘴上的。他很会奉承汉武帝，汉武帝把他当作心腹。外甥不相信娘舅相信谁呐？从前有太皇太后窦氏跟他意见不合，汉武帝还不敢重用他。太皇太后死了以后，汉武帝就拜他为丞相。当初田蚡是在丞相窦婴的手底下，谦虚得不能再谦虚。他把窦婴当作爸爸看待，动不动老跪在他跟前听候吩咐。现在窦婴失了势，田蚡做了丞相，就骄傲得不能再骄傲了。一般大臣也真乖，哪一家得势，就往哪一家钻。田蚡的家里唯恐钻不进去，窦婴的家里简直没有客人了。不离开他的只有一个灌夫。他是个将军，在平定七国内乱中立过大功。他倒跟窦婴越来越亲密了。

田蚡听说窦婴在城南有不少田地，就派门客去给他传话，希望窦婴把那些田地让给他。窦婴可火儿了。他说：“我老头子虽说没有用，丞相也不该夺人家的田地呀！”那个门客还直啰嗦。刚巧灌夫进来。他一听是田蚡要夺窦婴的田地，就把那个门客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那门客胆儿小，怕把事情闹大。他回去对田蚡说：“魏其侯（就是窦婴）已经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还能带着地皮进棺材吗？丞相不如再等一个时期，等他死了，再要那块地也不晚。”田蚡只好不提了。偏偏有人向田蚡讨好，没事闲嗑牙，把灌夫训斥他门客的话有枝添叶地学舌了一遍。田蚡听了，气得尖嘴里的两颗门牙都露出来。他说：“这一丁点儿土地也不在我眼里，可是他们两个老不死的这么不懂事，看他们还能活上几天！”他上了一个奏章，说灌夫的家族在本乡横行不法，应当查办。汉武帝说：“这原来是丞相分内的事，何必问我。”田蚡就打算逮捕灌夫和他的家族。

灌夫得到了这个信儿，也准备告发田蚡濫上受贿的事当作抵制，先派人向田蚡透个风声。原来当初淮南王刘安来朝见汉武帝的时候，田蚡到濫上去迎接他。他们俩挺有交情。田蚡对淮南王说：“皇上没有儿子，大王是高皇帝的长孙，又能注重仁义，天下人谁不知道？一旦皇上晏驾，大王不即位，还有谁呐？”淮南王刘安高兴得了不得，送了很多的财宝给田蚡，托他

随时留心。两个人的秘密话偏偏给灌夫探听到。这会儿田蚡得到了灌夫要告发灞上受贿的事情，自己先心虚。他只好托人去跟灌夫和解。

田蚡又讨了一个老婆，立为夫人。王太后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替她兄弟大大地热闹一番，就下了诏书，吩咐诸侯、宗室、大臣都到丞相府去贺喜。

窦婴约灌夫一块儿去。灌夫说：“我得罪过丞相，虽说有人出来调解了一下，到底是面和心不和的。还不如不去。”窦婴劝他，说：“冤仇宜解不宜结。上回的事已经调解开了，这回正该趁着贺喜的机会，彼此见见面。要不然，怕他以为你还生着气呐。”灌夫只好跟着窦婴给田蚡贺喜去。

他们到了丞相府，只见门外和附近这一溜儿已经挤满了车马，长安的热闹劲儿全凑到这儿来了。他们俩到了大厅上，田蚡出来迎接，彼此行礼问好，谁也不像是冤家。大伙儿闲聊了一会儿，就挨着个儿坐下。酒席上，田蚡首先向来宾一个一个地敬酒，每个人都离开位子趴在地下，表示不敢当。赶到他们的老前辈、老上司窦婴去敬酒，只有几个人离开座位，剩下的人仅仅把屁股挪动一下就算了。灌夫看着这批人这么势利，心里直骂他们是两条腿的狗。

轮到灌夫向田蚡敬酒的时候，田蚡不但不离开座位，还说：“不能满杯。”灌夫笑着说：“丞相是当今贵人，难道酒量也贵了吗？请满杯！”田蚡不答应，勉强喝了一口。灌夫心里尽管不高兴，可也不好发脾气。赶到他敬酒敬到灌贤面前，灌贤的嘴正凑着程不识的耳朵说话，没搭理他。灌夫再也忍耐不住，就借他出气，骂着说：“你平日讥笑程不识连一个儿子也不值，今天长辈向你敬酒，你理也不理，只管唠唠叨叨地跟别人说话！”

灌贤还没回嘴，田蚡先发作起来了。他说：“程将军跟李将军是联在一起的，你在大众面前辱骂程将军，也不给李将军留点余地吗？”

灌夫骂的是灌贤，顶多牵连到程不识，怎么把李广也拉了进去呐？这是因为李广的威信高，田蚡故意挑拨一下，让灌夫多得罪几个人。灌夫已经犯上牛性子来了，哪儿还管这些个。他挺着脖子，说：“今天要砍我的脑袋，挖我的胸膛，我也不怕！什么程将军、李将军的！”

窦婴连忙过来，扶着灌夫出去。客人们瞧见灌夫喝醉了酒，闹得不像样子，只怕连累到自己头上来，就站起来打算溜了。田蚡对大伙儿说：“这是我平日把灌夫惯坏了，以致得罪了诸君。今天非惩罚他一下不可。”他吩咐手下人把灌夫拉回来。有人出来劝解，叫灌夫向田蚡赔不是。灌夫是桑木扁担，宁折不弯，怎么肯向田蚡低头呐？他们摠着灌夫的脖子，叫他跪下

去。灌夫一死儿不依，两手一抡，把他们推开。田蚡吩咐武士们把灌夫绑上，押到监狱里去。客人们不欢而散，窦婴也只好回去。

田蚡上个奏章，说：“我奉了诏书办酒请客，灌夫当场骂座，明明是不服太后，应当灭门。”他不等汉武帝批示下来，就先把灌夫全家和族里的人全都逮来，关在监狱里。灌夫也要告发田蚡受贿、谋反的大罪，可是他关在监狱里，里外不通消息，怎么还能告发别人呐？

窦婴回到家里，当时就写起奏章来。他夫人拦住他，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就是得罪了太后一家。你的脑袋就是铁铸成的也不能去碰他们。”窦婴说：“我不能看着灌夫遭毒手，不想办法去救他啊。”

汉武帝看了窦婴的奏章，召他进宫，问个明白。窦婴说：“灌夫喝醉了酒，得罪了丞相，这确实是他的不好，可是并没有死罪。”汉武帝点点头，还请他吃饭，对他说：“明天到东朝廷（就是太后住的长乐宫）去分辩吧。”窦婴谢过汉武帝，退了出来。

第二天，汉武帝召集大臣们到东朝廷审问这件案子。窦婴替灌夫辩白，说他怎么怎么好，就是喝醉了酒，得罪了丞相，也不应该定他死罪。田蚡控告灌夫，说他怎么怎么不好，应当把他处死。窦婴跟田蚡两个人就打起嘴仗来了。

汉武帝问别的大臣们，说：“你们看哪一个道理对。”御史大夫韩安国说：“灌夫在平定七国叛乱的时候，立了大功。当时他身上受伤几十处，还拼死杀败敌人。他是天下的壮士。这次因为喝醉了酒，引起争闹，究竟没有死罪。丞相说灌夫不好，也有道理。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是请皇上判决。”主爵都尉汲黯是个直肠子，他始终支持窦婴，替灌夫辩护。内史郑当时也说窦婴的话不错。他还替灌夫辩护。后来他瞧见田蚡向他拧眉毛、瞪眼睛，就又同意了田蚡的话。

汉武帝责备郑内史，说：“你前言不搭后语，这么反反复复的是什么意思？我真想把你砍了！”吓得郑内史直打哆嗦。别的大臣们都不敢发言。汉武帝很生气，袖子一甩走了。他一走，大臣们也都散了。

汉武帝进去向王太后报告。王太后已经知道了韩安国、汲黯他们都向着窦婴，不愿意帮助田蚡，闷闷不乐，饭也不吃。她一见汉武帝进来，就把筷子一摔，怒气勃勃地对他说：“我今天还活着呐，你就让别人这么欺负我兄弟；赶明儿我死了，他还活得成吗？你难道是个木头人？怎么不出个主意？”汉武帝连连向王太后赔不是。他马上吩咐御史大夫把窦婴也押起来。

办理这件案子的官员们一见汉武帝连窦婴也要办罪，他们忙着向田蚡讨

好，把灌夫定了死罪，还要把他全家灭门。窦婴得到了这个消息，急得只会跺脚。忽然想起汉景帝曾经给他一道诏书，说：“碰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可以破格上书。”窦婴就上了一个奏章，把汉景帝特别恩待他的那句话也写进去了。这个奏章一上去，汉武帝叫大臣查档案。他们找不到这个诏书的底子，就说那藏在窦婴家里的诏书是伪造的，他们把窦婴判个欺君之罪，应当砍头。汉武帝明明知道这些人有意要害死窦婴，把这件案子暂时搁下，先把灌夫杀了再说。

汉武帝杀了灌夫，又把他全家灭了。他想这么一来，总可以对得起母亲和舅舅了。他还想过几年把窦婴免罪。田蚡只怕窦婴不死，将来还有麻烦。他花了些黄金，叫人暗中造谣，说窦婴在监狱里毁谤皇上，说皇上是个昏君。谣言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他立刻下令把窦婴也砍了。

灌夫和窦婴都死了，矮个儿田蚡好像长了半截，更加威风。可是说起来也真新鲜，田蚡忽然得了一种怪病。他只觉得浑身发疼，疼得不停地叫唤。这种怪病，医生没法治。田蚡的新夫人哭哭啼啼地请汉武帝想办法。汉武帝一想，既然没有一个大夫能治这号怪病，不如派个方士去替他求神吧。那个方士倒是个有心人，他一见田蚡，就说：“有两个鬼拿着鞭子在丞相身上使劲地抽打。”不用说这准是屈死鬼窦婴和灌夫。过了三五天，田蚡浑身发肿，喊了几声“饶命”，“饶命”，滚到地下，咽了气。

朝廷上死了几个人，在汉武帝看来也算不了什么，巴蜀的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朝廷，这倒不能不想个办法快点去对付。

72

“夜郎自大”

北方有匈奴不断地侵犯边界，中原有大河泛滥，造成了大水灾，朝廷上有大臣们互相倾轧，南方有巴蜀的百姓不服朝廷，纷纷谋反。这么乱糟糟的天下可叫汉武帝怎么办？好在汉朝从文帝、景帝到这时候五十年当中，天下太平，粮食、布帛堆积如山。有了财物，事情就好办了。为了平定巴蜀，扩大西南方面的地盘，汉武帝是不怕多用些财物的。

所谓西南方是指巴蜀以外的西南地区。那边有六十多个部族，其中最大的有夜郎（在贵州省西部）和滇国（就是云南省旧云南府地）。从前在楚威

王的时候，楚国的将军庄蹻平定了滇池一带几千里地方，那些地方算是属于楚国的了。可是那边庄蹻还没回报楚威王，楚国这边的黔中郡已经给秦国夺了去，断绝了交通。庄蹻就留在那儿，依从当地的风俗，换上土人的服装，变成滇人，做了滇王。秦始皇曾经修了一些栈道，派官员去管理那个地方。到了汉朝，就把滇国放弃了。可是巴蜀的商人还不断地跟他们做买卖，拿布帛去换他们的羊毛、马和牦牛（牦 máo）。

后来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去征伐闽越王的时候，王恢曾经派鄱阳令唐蒙去安抚南越。南越王赵胡大摆酒席招待唐蒙，唐蒙吃得很有滋味。其中有一种调味品叫枸酱（蜀地的产品，胡椒科，味辣；枸 jǔ），味道特别好。唐蒙就问：“这是哪儿来的？”赵胡说：“从牂牁（Zānggē 在贵州省遵义、石阡、思南等县一带地方）那边运来的。”

唐蒙又问：“这么远的道儿怎么运呐？”赵胡说：“是用船运来的。这儿有一条牂牁江（牂牁江，就是濛江，由贵州、云南、广西流入广东为西江），江面有好几里宽。这条江就是通牂牁的。”唐蒙的兴趣可并不在枸酱上，他是想找出一条更方便的道路直通南越。

唐蒙回到长安，碰到了一个蜀地的商人，说起牂牁出产的枸酱味道不错。那商人说：“枸酱不是牂牁出的，这玩意儿是我们蜀地的特产，是我们那边儿的商人偷偷地在边界上卖给夜郎，再由夜郎卖给南越的。”唐蒙这才知道从蜀地动身经过夜郎可以直通南越。

夜郎地方的牂牁江有一百多步宽，可以通小船。南越曾经拿财物去引诱夜郎，叫他们归附南越，可是夜郎不愿意。唐蒙就想去联络夜郎，再由夜郎去收服南越。上回汉武帝称赞南越王赵胡，说他懂得大义，南越王也十分感激朝廷派庄助去慰劳他，特意打发太子赵婴齐来伺候汉武帝，表示他归向朝廷的诚意。汉武帝不愿意让南越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他要把南越收在统一的国家里。因此，唐蒙上书说：“南越王的车马、旗子和皇上的式样一样。土地从东到西有一万多里。名义上是个臣下，实际上是个土皇帝。过去我们要到南越去是由长沙豫章（就是江西省南昌市）出发，这条路水道大多不通，难走。现在打听到夜郎有一条大江直通南越。像汉朝这么强，巴蜀这么富，开一条道儿接通夜郎，把夜郎收过来，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在夜郎还可以招收十多万精兵，然后多造些船，由牂牁江顺流而下，出其不意地去进攻南越。这是制服南越最好的计划。”

汉武帝对于结交夜郎、进攻南越的计划兴趣很高，就拜唐蒙为将军，吩咐他先去结交夜郎。唐蒙带领着一千个士兵和一万多个运送货物的人从长安

出发。他们翻山越岭、经历过无数的困难，才到了夜郎。

夜郎是山沟里的一个部族，四周全是高山，交通非常不便，跟中原素来没有来往。临近夜郎的还有十几个部族，可都没像夜郎那么大。夜郎的首领竹多同从来没到过别的地方，他正像有些别的古时候的人一样，认为天下就是他知道的那么大一块地方。既然夜郎是那个地方最大的一个部族，他就认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了。所谓“夜郎自大”就是这个意思。赶到他见了唐蒙和他带来的许多礼物，他才开了眼界。唐蒙他们戴的帽子、穿的衣服和放在面前的绸缎等等许多东西，都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些五光十色的东西已经叫他眼花缭乱了，一听唐蒙的话，知道汉朝的地方有那么大，汉朝人有那么多，不由得承认自己没见过世面，竹多同再也不敢自大了。

唐蒙叫竹多同向着汉朝，汉朝的皇帝就封他为侯，他的儿子也可以做县令，皇上还会派官员去帮助他治理夜郎。竹多同满口答应。他召集了附近的十几个部族的首领，说明结交汉朝的好处。各部族的首领看见了汉朝送给夜郎的绸缎、布帛，都眼红起来。唐蒙就把带来的货物，一份一份地送给他们。他们都很高兴，就跟着竹多同和唐蒙订了盟约，情愿归向汉朝。

唐蒙订了盟约，回到长安报告经过，汉武帝就把夜郎和附近的地方改为犍为郡，另派官员去管理。他再叫唐蒙去修一条可以通车马的大路和栈道，直通牂牁江。唐蒙再往蜀郡调动士兵和民夫动工筑路。这工程非常浩大，又是非常艰苦。士兵、民夫死伤了不少。唐蒙监督得很严。逃走的，逮住就砍脑袋。人数不够，还得在当地抓壮丁。临近的老百姓受不了，全都抱怨。各种谣言也起来了。蜀郡的老百姓打算逃到别的地方去避难。

这个消息传到了长安，汉武帝想起司马相如熟悉蜀地情形，就派他去安抚蜀郡的老百姓。司马相如到了那边，一面叫唐蒙改变管理的方法，一面写了一篇通告，好言好语地安慰当地的老百姓，说了些皇上怎么爱护他们，他们为了筑路受到痛苦，这完全不是皇上的意思等等。他又跟蜀地的上层人士结交了一番，得到了他们的谅解。虽然老百姓还得吃苦受累，可是各种谣言就慢慢地停下来了。

蜀郡的西边、滇的北边有十多个部族。他们的首领早已听到了消息，说南夜郎归附汉朝，得到了许多财物，特别是五颜六色的布帛。这会儿又听到汉朝派大官到了蜀郡，就派人去见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回报汉武帝，说明西南方的部族接近蜀郡，通路也比较容易，可以设立郡县，那要比收服南方方便得多。汉武帝就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叫他从巴蜀拿出钱币和货物作为礼品去送给这些部族的首领。

西南方别的部族听说归向汉朝可以得到礼物，纷纷地请求愿意做汉朝的臣下。汉武帝派人到那边去开山、搭桥，造了几条车马道，往西通到沫水和若水（沫水又叫青衣水，就是大渡河；若水，就是雅龙江，下游为泸水，也叫大渡河），往南通到牂牁。汉朝就在那一带设立了一个都尉，十几个县，都由蜀郡管理。

司马相如回到长安，汉武帝格外慰劳他，当然还有赏赐。没想到司马相如官运不好，一来，他自己得意忘形，骄傲起来，二来，大臣们也有妒忌他的，就有人检举他在蜀地受贿的罪状。为这个，司马相如免了职，跟卓文君住在茂陵。

司马相如做过大官，又有钱，住在茂陵闲着，生活挺舒服。他见卓文君没像以前那么年轻漂亮，就跟一个茂陵的小姑娘勾搭上了，准备把她接到家里来。卓文君写了一首诗，叫《白头吟》，意思是说，“从前山盟海誓，原来想跟你白头到老；哪儿知道你到今天变了心，我只好跟你分离了。”司马相如总算不是没有情义的，到了儿，没把那个小姑娘娶过来。

他住在家里也就是做做诗、弹弹琴，过着无聊文人的生活。有一天，忽然住在长门宫里的陈阿娇派来了一个宫女，给他送来了一百斤黄金，请他帮帮忙。陈阿娇准是又出了什么事啦。

73 长 门 宫

陈阿娇怎么会请司马相如帮忙呐？司马相如又怎么能帮助她呐？原来汉武帝爱上了卫子夫以后，阿娇的“金屋”早已变成冷宫。她老想着汉武帝祭祀灶王爷，派方士去求神仙，难道她就不能请个巫婆来替她求求神，让汉武帝回心转意再来爱她吗？

陈皇后听说长安城里有个巫婆，说是很有本领，能替人祈求叫他交运，也能咒诅人叫他倒霉。陈皇后就召她进宫，把她当作自己的救星。巫婆乱吹一起，说自己的法术怎么灵，皇后的事可以包在她身上，可是不能心急，祈求和咒诅都得一步步地来。陈皇后给了她不少金钱，叫她使起法术来。巫婆就召集她的一班徒弟，又是祈求又是咒诅地做起法事来了。她还天天进宫，在陈皇后房里埋着木头人，怪声怪气地念着咒语。她说这么干下去，到了一

定的日子就能够叫汉武帝迷魂，专爱皇后，不爱别人。

这么胡闹了几个月，给汉武帝知道了。他不但没回心转意地去爱陈皇后，反倒冒了火儿，派人拿住巫婆，叫御史大夫张汤彻底查办这件事。

张汤是当时最出名的酷吏。汉武帝因为他办起案子来，手段毒辣，杀人杀得多，特别信任他。张汤眼睛一瞪，已经吓得巫婆不敢不招认。审查完了，判了死罪，又把她的徒弟和跟这件案子有牵连的宫女、内侍等三百多人一概处死。张汤把判决书奏明汉武帝，汉武帝全都批准，还称赞他办事能干。

陈皇后听到了这个报告，吓得魂儿出了壳。幸亏汉武帝没忘了“金屋藏娇”的话，仅仅把她废了，让她搬到长门宫去住。窦太主（汉武帝的姑妈，也是他的丈母娘）慌忙跑到宫里，趴在汉武帝跟前，向他磕头认错。汉武帝赶紧还礼，好言好语地安慰她，说：“皇后干出这种事来，不得不废；可是我决不会叫她吃苦。她住在长门宫，一切供应像在上宫一样。”窦太主谢过了汉武帝，走了。

窦太主回到家里，假装害起病来。汉武帝想起自己是窦太主一手提拔起来的。要是没有窦太主把阿娇嫁给他，不在汉景帝跟前说好话，他哪儿有做太子的分儿，哪儿能有今天？他忘不了她的好处。因此，他一听到窦太主病了，就亲自去看她，殷殷勤勤地问她需要什么。

窦太主抽抽搭搭地说：“皇上这么顾到我，我还能要求什么呐？要是皇上能够凑空到我这儿来走走，让我有机会向皇上上寿，我就是死了也甘心。”汉武帝说：“就怕太打扰太主。请您好好休养，病好了，我一定再来。”

过了几天，汉武帝又去看窦太主。窦太主也真会玩儿，她换上一套奴婢的衣服，前面还系着一条短围裙，打扮得像个做饭的丫头，就这么出来迎接汉武帝。汉武帝见了，笑着说：“请你家主人翁出来。”窦太主一听，臊得连耳朵都红了，不由得趴在地下磕头，说：“我知道自己太不正经。我辜负了皇上的大恩，犯了死罪。请皇上惩办吧。”汉武帝还是笑着说：“太主不必这样。我真要见见主人翁，请他出来吧。”

这时候窦太主的丈夫堂邑侯陈午早已死了，主人翁又是谁呐？原来窦太主养了一个弄儿叫董偃。董偃的母亲是卖珠子花儿的，常到窦太主家去兜生意。有时候还带着她儿子董偃一块儿去。窦太主瞧见这孩子长得挺不错，人又伶俐，就问他母亲：“这孩子多大啦？念书没有？”“十三岁了，做小买卖的人家哪儿有念书的福气。”窦太主就说：“怪招人疼的孩子，怎么不给他念书呐？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倒想帮帮他。”娘儿俩感激得直磕头。董偃就这么留在窦太主家里。

窦太主请老师教他读书、写字、做算术、骑马、射箭、驾车等这几门功课。董偃很聪明，又用功，学了几年，很不错。他不但功课好，而且很能做事儿，伺候窦太主也非常周到。后来堂邑侯陈午害病死了，出殡、安葬等一切事务全靠董偃协助办理。窦太主更觉得少了他不行。她怕人家说闲话，就拿出钱财赏给家里的人和宫里、宫外的底下人，甚至连大臣也有得到好处的。

董偃结交的朋友当中有一个叫袁叔，他对董偃说：“你这么私底下伺候着太主，要是皇上责问起你来，你还有命吗？”董偃慌慌忙忙请求袁叔想个办法。袁叔说：“我早就替你想过了。文帝的庙在城东南，皇上出来祭祀的时候没有地方休息，更不能过夜。太主的长门园离庙不远。你去请求太主把长门园献给皇上，皇上准能高兴。他知道了这是你出的主意，他也会喜欢你的。那你就不要再担心了。”

董偃向窦太主一说，窦太主完全同意。当天就上书献出了长门园。汉武帝果然挺高兴，把长门园修建了一下，改为长门宫。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十一年），汉武帝因为陈皇后阿娇叫巫婆在宫里捣鬼，就把陈皇后废了，让她住在长门宫。为了这件事，窦太主向汉武帝请罪，汉武帝反倒显着亲热，常去瞧瞧她。

这一次汉武帝笑着请主人翁出来相见。董偃赶紧出来趴在地下，说：“厨子臣偃冒着死罪，拜见皇上。”汉武帝叫他换上衣、帽，一块儿喝酒，还口口声声地管他叫主人翁。汉武帝临走的时候，窦太主拿出许多金银绸缎请汉武帝分别赏给随从的大臣们。打这儿起，董偃放大了胆子，堂而皇之地跟大臣们有来有往。窦太主有的是钱财，只要董偃能去结交朋友，需要花费多少，窦太主就能供给他多少。大伙儿瞧见董偃这么慷慨，又是窦太主的心腹，连皇上都管他叫主人翁，就都争先恐后地投到他的门下来。董偃就这么变成了长安城里最红的红人。人们向他奉承还来不及，谁还敢说他的坏话？大伙儿都尊他为董君。

有时候窦太主带着董君到宫里去见汉武帝，汉武帝对他很好，还跟他一块儿玩儿。董君也真会巴结。他伺候汉武帝在上林园里打猎、跑马、赛狗、斗鸡、踢球也伺候得很好。汉武帝越来越喜欢他。

有一天，汉武帝在宣室（未央宫前殿的正房，宣布政策和文教用的）摆下酒席特意请请窦太主和董偃。汉武帝吩咐一个大臣领着董偃到宣室来。门外拿着长戟站岗的正是那位所谓“滑稽大王”的东方朔。他瞧见汉武帝和董偃过来，就把长戟一横，怎么也不让他们进去。他对汉武帝说：“董偃有三项大罪，应当砍头，怎么能到这儿来？”汉武帝说：“你说什么？”

东方朔说：“董偃私自伺候公主，一项大罪；败坏男女风化，扰乱婚姻大礼，二项大罪；皇上正在壮年，应该用心于六经（就是《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乐经》；《乐经》在秦以后已经失传了），董偃不但不懂经学，不能帮助皇上学习，反倒拿赛狗、跑马、斗鸡、踢球这些勾当来引诱皇上走上奢侈、荒淫的道路。他是败坏国家的大贼，迷惑皇上的小人。这是第三项大罪。”

汉武帝说不上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已经摆下了酒席，以后改过就是了。”东方朔郑重地说：“宣室是先帝的正屋，宣扬礼教的地方，怎么能叫他进去呐？淫乱开了头，如果不及及时扑灭，就会变成篡位的大祸。”

汉武帝一听到“篡位”，不由得害怕起来。他说：“先生的话对。”他吩咐手下人把酒席撤到北宫，又叫那个大臣领着董偃从便门进去。他还赏了东方朔三十斤黄金。打这儿起，汉武帝不敢再跟董偃一起玩儿，可是他对窦太主还是挺不错的。

陈阿娇听到了汉武帝对窦太主和董偃这么宽大，她想也许还能够托人向他求情。她在中宫的时候，曾经听到过汉武帝称赞司马相如，因此，她花了一百斤黄金请司马相如写了一篇文章，叫《长门赋》，吩咐宫女们天天念，念得能背，就天天背，希望汉武帝听到，也许能想起以前的恩情，回心转意。可是汉武帝的心早给卫子夫拉住了，他还想立卫子夫为皇后呐。

74 飞将军

卫子夫自从进宫以来到汉武帝二十九岁那一年已经十一个年头了。她生了三个女儿，汉武帝可还没有儿子。这一年（公元前128年），卫子夫又要生产了，汉武帝默默地祈求着，希望上天给他一个儿子。果然，卫子夫生了个胖小子，汉武帝这份高兴就不用提了。满朝文武官员都来祝贺，这个热闹劲儿连匈奴侵犯上谷的事也冲淡了。他叫文墨特别好的大臣们做诗、写祝文，给婴儿取个名儿叫“据”。卫子夫已经够造化了，想不到快乐上面又堆上快乐。她的兄弟卫青打了胜仗，立了大功。汉武帝这一下名正言顺，就立卫子夫为皇后。姐儿俩就这么越飞越高了。

汉武帝因为匈奴屡次侵犯边界，上年来得更凶，一直打到上谷，杀害了

不少老百姓，抢去了许多财物，他就派了四个将军带领四万兵马，每人一万，分四路去对付匈奴。卫青从正面去救上谷，公孙敖从代郡出发，公孙贺从云中出发，李广从雁门出发。

匈奴的首领单于探听到汉朝派了四个将军分四路打过来，就重新把人马布置了一下。匈奴最怕的是李广。四个将军当中，李广资格最老，本领最大。他是成纪人（成纪，在甘肃省秦安县北），在汉文帝的时候就做了将军，在汉景帝的时候，也跟着周亚夫平定七国内乱，立过大功。汉景帝曾经派他为上谷太守。他仗着自己有能耐，老冒着危险去跟匈奴作战。汉景帝怕他太鲁莽，白白地丧了命，就调他为上郡太守。他不但做过上谷太守和上郡太守，他也做过雁门太守、代郡太守和云中太守。他这么多年净在北方，防御着匈奴，在匈奴那边也出了名。

有一次，匈奴进了上郡，汉景帝派个得宠的大臣跟着李广去打匈奴。那个大臣带着几十个骑兵随便跑跑，越跑离开军营越远。他们一眼瞧见了三个匈奴兵，就追上去想占个便宜。匈奴兵回过头来射了几箭，那个大臣首先中了一箭，拼命地往回逃。半道上，碰到李广带着一百来个骑兵正在那儿巡逻，就向他说了个大概。李广是个急性子，马上带着几个骑兵追过去，一口气追了几十里地。那三个人跑不了啦。他们扔了马，往山上乱跑。李广拿起弓箭，射死了两个，活捉到一个。他把那个匈奴兵拴在马上，准备带回来。他们走了还没有多远，忽然瞧见在不很远的地方有好几千匈奴骑兵。这真太出乎意料了。

匈奴的大队兵马在这种地方瞧见了李广的一百来个人，直纳闷儿：要说李广是来进攻的，人数实在太少了；要说不是来进攻的，干么到这儿来呐？匈奴的将领就断定这一小队的汉兵准是来引诱他们出去的。他立刻吩咐那几千个骑兵上了山，摆起阵势来，挺细心地观察着汉兵的动静。李广的一百来个人突然碰到这许多匈奴兵，都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李广对他们说：“咱们离开大营太远了。要是咱们一逃，他们准追上来。一百来个人马上就完蛋。不能逃。要是咱们上去，他们准怕咱们是去引诱他们的，他们一定不敢来打咱们。大家别慌，慢慢上去吧。”

李广带着这一小队兵马又往前走了二里地。他下个命令，说：“大家下马，把马鞍子也拿下来，消消停停地休息一会儿。”那些骑兵说：“匈奴兵马这么多，又这么近，要是他们打过来，怎么办？”李广说：“咱们一走，他们准下来，咱们还是安安静静地草地上躺一会儿吧。”他们好像没事人儿似地把马也溜开了。匈奴的大军果然不敢下来。有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军

带着几个士兵跑了过来。他想走近一点看个明白。李广立刻上了马，也带着十几个人，好像飞似的迎上去，只一箭，就把那个白马将军射倒了。他马上跑回原来的地方，下了马，卸下马鞍子，叫士兵们随便躺着。

山上的匈奴兵看得清清楚楚的。汉兵横七竖八地躺着，没笼头的马甩着尾巴安安静静地在哪儿吃草。天黑下来了，汉兵和汉马还是那个样子。快到半夜了，汉兵还在那儿等着。这一来，匈奴可着慌了。他们料定附近准有汉兵埋伏着，半夜里来个总攻击，那可不是玩儿的。山上的匈奴大军就偷偷地逃回去了。汉营里的将士们根本不知道李广上哪儿去了。他们找也找不到他，哪儿还能去接应呐？直到天亮，匈奴兵不见了，李广才擦着冷汗带着他那一百来个骑兵和那个活捉来的匈奴兵回到了大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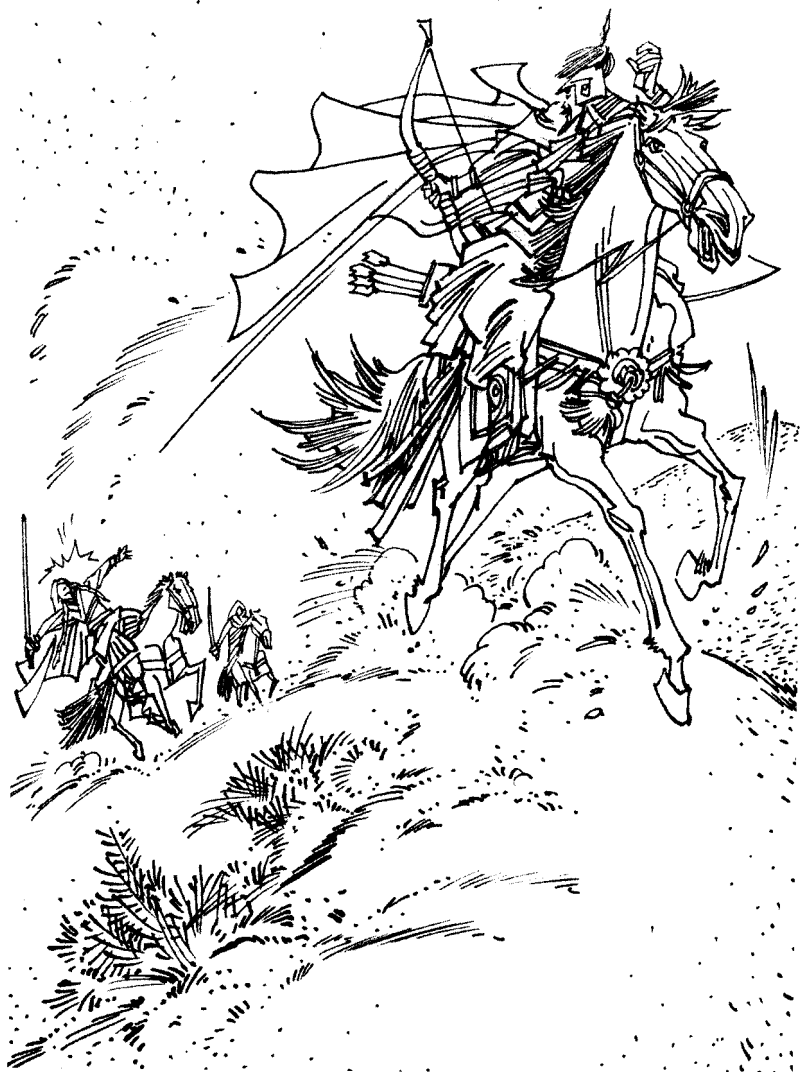
以后，匈奴在李广手里又吃过几次亏。军臣单于一心想把李广收过来，他下了个命令，说：“抓李广，要抓活的，有重赏。”

这会儿，汉武帝吩咐李广带领一万兵马从雁门出发去打匈奴。军臣单于探听到汉朝四路兵马的情况。他知道这四个将军当中最难对付的是李广。他就把大部分的兵马集中到雁门，沿路布置了埋伏，准备活捉李广。李广打了一阵胜仗，不顾前后地往前追去。他哪儿知道匈奴是假装打败仗引诱他进去的。这一下子李广可倒了霉了。他给匈奴的伏兵活活地逮住。匈奴的将士们高兴得没法说。他们一见李广受了伤，就用绳子络成一只吊床模样的筐子，让他躺在上面，吊在两匹马中间驮着他，押到大营去献功。

他们一路走，一路跳着唱着歌。李广在吊床上纹丝儿不动，好像死了似的。大约走了几十里地，他偷偷地瞅着旁边一个匈奴兵骑着一匹好马。李广使劲地一挣扎，猛一下子，跳上那匹好马，夺过弓箭来，把匈奴兵推下去，调过马头来，拼命地往回跑。赶到匈奴的将士们一齐回过头来去追，李广已经跑在头里了。他一面使劲地夹住马肚子，使劲地逃，一面连着射死了几个跑在最前面的匈奴兵。匈奴的将士们瞧着李广越跑越远，只好瞪着白眼看着他逃回去。

公孙敖那一路的军队给匈奴大杀一阵，死伤七千多人，逃回去了。公孙贺那一路的军队没见到匈奴兵，等了几天听说雁门、代郡两路兵马打了败仗，不敢老呆在那儿，也只好回去。只有上谷那一路卫青的军队一直到了龙城。匈奴兵大部分都到雁门去了，守在龙城的只有几千人，让卫青占了便宜，打了胜仗，逮住了七百来个匈奴兵，也回来了。

四个将军回到长安。汉武帝听了他们的报告：两路打了败仗，一路白跑一趟，只有卫子夫的兄弟卫青打了胜仗，他格外赏赐卫青，封他为关内侯。



李广立刻上了马，也带着十几个人，好像飞似的迎上去，只一箭，就把那个白马将军射倒了。